

沈振中
■
著



自然公园

鹰儿要回家



位仔细记下谁向谁求爱

季开始他奔忙于数个巢

写日记的人春天繁殖

沈振中是个替老鹰

如何求爱谁家在哪筑

巢何时筑巢他全都不

时间与体力成本



自然公园

鹰儿要回家

沈振中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鹰儿要回家 / 沈振中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自然公园)

ISBN 7-5434-3668-x

I. 鹰… II. 沈…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8353 号

自然公园

鹰儿要回家

沈振中 著

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版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3000

书号 ISBN 7-5434-3668-x/x·2

定价 12.6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晨星出版社授权出版

“自然公园” 出版说明

世界是不是诚如人们想像中的美好满意，这件事谁也无法单方面去认同。因为，太多的交替与更迭，太多的观念和理性的纷陈，使人们忙于承受。不仅今日复杂而演变急速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令人无法适应。而且对环境的污染不能适应，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不能适应。在不能适应中，人们正在适应着践踏破坏自己这块赖以生存的美丽土地。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过去的几十年、上百年，作为有高级思维的人类应该懂得天人合一，懂得施与受是自然规律的一体两面，知道去做自然征服者的角色，将十分不利于自己的发展，遗憾的是人类总以为自然往往是逆来顺受的，它们自有包容的能力，所以无休无止地对绵延的山坡滥垦，对茂密的山林滥伐，对美丽的湖泊滥填，对血脉似的河流滥堵，造成连年不断且愈演愈烈的水旱灾害，以及气候恶劣的加剧。也许有一天，灭亡人类的，不是核子武器或一般的疾病，而

是自然超能力的爆发。从诺亚方舟时代的人类懂得利用自然以来，自然力已在暗示人类，征服者的统治只是一时的。

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深知自然对人类的重要，以及人类与自然如何和睦相处，并留有许多极好的教材昭告后人。1854年，美国政府向印第安人的杜瓦米舍部落的首长西雅图建议收购西北美的土地，同时设置“保留区”，容许他们在“保留区”内自由地生活。西雅图回答的话有一段是这样的：

“你们白人要购买我们的土地，谁能买或者卖大地上的空气和泥土的温暖？”

“何况我们并不拥有芬香的、活泼的流水。你们怎能向我们出钱购买？”

“每一株在太阳下闪光的杉木，每一片沙洲、浓林上的薄雾，每一块林中的隙地，每一只喧闹的蜜蜂，在我们人民的思想和记忆中都是神圣的。”

“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我们的一部分。”

“香花是我们的姊妹，麋鹿、马、鹰隼是我们的兄弟……”

西雅图的话，在当时开拓的白人听来，感觉他们的思

想和感情都是原始的。经过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白人自身也开始反省，便发现了其中的诗与真理，并把这篇用英文记录的谈话，当作了环境保护的先声。这可能是世界性的环保运动潮流中，最早期、最古老的“自然写作”的珍贵文件之一。

从这篇古老而智慧的谈话开始，到现今的二十世纪，每年有大量优美而严谨的自然主义文学被创作出来，印刷成各种文字，提醒地球上的人们思考与爱护自然、观察与珍惜土地；许多专业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生态学者以毕生的精力写下深具人文精神的科学报告，更多业余的自然研究者、鸟类学家、作家、画家、摄影师走入荒野，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忠实且长久地扮演观察和记录的角色，发现自然的真理，担任自然的守护者，传播尊重自然的观念。这些优美的文图记录，已然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智慧，其中更以自然主义的文学为代表，形成一种深具反省精神的自然文化。

目前，环保运动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记录与观察乡土的工作，也有愈来愈多有关自然的优秀作品，以各种形式出现：有人记录荒野沙漠、高原峡谷；有人守候鸟群；有人抢救森林；有人回到过去荒烟蔓草的年代，寻找有关土地的古老典籍。作家需要走进树林里思考！

我们期望您拿起“自然公园”的任何一本，就是开启

一扇自然的窗口，都是引领您的心灵直达广阔的海岸、沼泽、河口、偏远的荒原与森林的导游。让“自然公园”使您拥有关怀地球村中的草木虫鱼、野生鸟类和动物的博大胸怀，使您今后更多地与自然和平相处、相互体贴，而少一些或根本摒除那种征服自然的欲念吧。

河北教育出版社

黑鸢大梦

——鹰人沈振中的不可能任务

刘克襄

十月时从草岭古道回来，经过鸡笼山之前的山崖时，一只猛禽飞出峭壁。开车的鸟友竟忘了，正行驶于这条以危险著称的滨海公路，兴奋地喊叫道：“大冠鹫！”

“不，它的尾羽和翅膀都较狭长，应该是老鹰……，哦，现在叫做黑鸢。”我立下判断。

“黑鸢？”朋友若有所悟，却是一脸困惑。

老鹰正名为黑鸢已经三四年了，但是这位鸟友还是习惯。

我则无来由地感叹道：“我们接近沈振中的地盘了。”

“他还在看老鹰吗？”朋友还是不习惯黑鸢的称呼。

“嗯，除了老鹰以外，你想他还会有什么兴趣？”我半戏谑地说。

“真可怕，一个人竟然能观察老鹰这么久？有没有六年了？”朋友咋舌道。

我没有回答。车子继续往基隆前进，自己却陷入五年前和沈振中初识的情景里。

还清楚记得，初次见面是一九九三年元月，我前往外木山，拜访这位奇特的赏鸟人和他观察的老鹰族群。先前，我并不相信，一位非科班出身，而且初学赏鸟的人，能够把老鹰看得如此神奇，竟然每一只都认识，而且把它们之间筑巢的行为和关系，描述得活灵活现，一如动物学者劳伦兹般的有趣。

那一天，我待在外木山，和自然生态记录片摄影家梁皆得陪他观看一天后，才惊觉到，他描述得可一点也不假。我遇见了一位奇特的赏鸟怪杰。

离开外木山后，再和沈振中联络的机会并不多。接触有限，我难免有一种俗媚的看法。当时就猜想，已经整整一年了。这种专注于个别鸟种的研究乐趣，终有结束的时候。再过一阵，他大概要结束老鹰之观察，寻找另一种鸟种替代吧？一如作家之创作，重新另一种题材之试验，追寻自我之肯定。

但是，没消多久，我就知道自己的认知是多么幼稚。一个来自生命底层深沉而强大的力量，继续支撑着他的观察意志。赏鹰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乐趣之观察，而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具体抉择。

缘于如此的逐渐认知，有空时自己总会胡思乱想，看看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他这种热爱自然的热忱，进而关心老鹰族群的危机？

有次，我便灵机一动，建议他，不妨把观察老鹰的记录，稍作整理，参加时报报道文学奖。我说服他参加这个文学奖比赛的原因，主要便是上述的理由。

没想到这第一篇参加比赛的文章，竟受到决审委员的青睐，一举拿到当年报道文学的评审奖。这个奖的获得，果然让黑鸢的事情获得更多瞩目。

但沈振中显然对得奖毫无兴奋之情，知道获奖后，电话那头，他当下就决定要把这笔钱捐赠给野鸟学会。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前往北方三小岛探查，有幸再度和他于野外同行。在航行中的简单闲聊里，约略知道他继续在观察基隆的老鹰。同时，在猛禽类的观察和筑巢行为上，记载了不少珍贵的发现。

此时，如果我没有记错，沈振中已经辞去教职，专心赏鸟，并且成为无给职的基隆鸟会理事长。可是，没有工作，生活怎么办呢？

还记得，当时就关切过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倒是很干脆。反正只有一个人，节衣缩食，随便都过得去。

沈振中赏鹰之前，曾经去过花莲盐寮，学习过简朴生活的日子。我暗自估忖，一个服膺区纪复所提倡之理念的人，物质的需求想必不是他最先要烦恼的，遂未再打探下去。

此后，我们又有两次在野外见面的机缘。不过都和老鹰没什么关联，倒是跟自己热爱的自然教学有关。从自然教学的义理，我对沈振中有了另一番了解。

这两次的教学分别在三峡和乌来。我和他分别采用迥然不同的方式。

通常，抵达一处教学现场时，我采用的教学是全然的知性。以自己的经验，就着现场有什么人文环境和动植物，做全面空间的解读。

我原本以为，沈振中也会以自己观察老鹰的经验，作为教学的背景。事实上，却全然与我的推断相反。

有鉴于多数人不是专家，也非天天有机会接近自然环境，他并不强调知识的传递，反而是从最简单的接触，接收自然的讯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他的教学内容和美国自然教育家柯内尔的理念不谋而合。

教学前，他会先到教学场地走一遍。然后，在讲义上写下相关的教材。我清楚记得，在影印给学员的教学单里，就有如下的内容：

(1) 一个人走到大树前，试着躺下来，用不同的角度看天空，或者聆听自然。

(2) 站在草丛边。请找找看，周遭有许多黑色珍珠（指的是火岸母草的浆果，但他并未讲出植物名字，显然也不需要名字）。

(3) 附近有一个大象的鼻子，请找出来（原来是一棵大树的树干）。

我对纯心灵体验的教学持续性，素来有所质疑，惟他教学时展现的自信，还是让我相当受到启发。至少，日后我在教导孩童时，更懂得用不同的内容去吸引他们。

这以后的野外时光里，我多数的时间也花在教导孩子上，并且不断寻找个人的自然教学理想。不过，对沈振中来说，带领孩子似乎是附带的，我想若不是老鹰之“牵绊”，他应该也是一个孩子王！

他继续孤独地走向猛兽的世界。同样是赏鸟人，在心灵深处，他潜藏着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这种生命之热情，像我这种有家累之人，恐怕穷一辈子之力都难以彻底体悟的。

也许，我对他的理解只能像每次的匆促见面。一如我对黑鸢之观察，钦羡其在天空的自在翱翔，自己却无法摆脱世俗之负荷。

后来，我能接触到的沈振中，都是从每个月鸟会会讯“中华飞羽”里获得的。近一二年来，几乎每一期的会讯都有他观察黑鸢的报告。

对许多人而言，这些看来有点像经文般的反复、枯燥，且冗长的观察记录报告，或许，是了解他最好的方法。

不久，我也获知，这是他“黑鸢二十年”计划的部分。接下来，还有各种的长期调查和推展活动，以及调查员之培训等等。这些工作无疑要大笔金钱和人力始能持续。所以，他诚挚地希望获得外界厂商的赞助，好让这个计划能绵延下去。

二十年！这是何等破天荒的大计划。我直觉地感受是怎么可能？纵使 he 个人坚持持续得下去，有哪一家厂商愿

意资助二十年的计划？但是，他还没获得资助已经迫不及待地着手调查了。

最近一次相遇，意外地竟是远在屏东火车站前。那天，我应邀到屏东师范学院演讲。还记得对话时，我的询问内容大概是这样：

“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我来三地门调查老鹰。”他说。

资深的赏鸟人都熟知，除了基隆的老鹰，三地门有另一支大族群的老鹰族群。

“调查？”我有些惊讶。

“对，大概每个月都会来上一趟。”他淡淡地回答。

“这样南北奔波很辛苦，你现在要去哪里？”我再问道。

“回基隆。”

“怎么不搭飞机？”

“飞机太贵了，搭不起。”他笑道。

“啊！”我没有再问下去，如此长途奔波，长期调查老鹰，除了沈振中，还有谁能有这般能耐？突然间，我被过去许多的往事勾起回忆。目送着他远离，六年前在基隆山区初见的背影，穿梭在人群里时更加清瘦了。

在这个芸芸众生的红尘里，他依旧勇于选择在最孤独的路线上旅行，且甘之如饴。然而，一个长年的庞大计划，终究不是一人之力量可以完成的。更多的人力和资金的进来是不可或缺的。

最近国际著名的灵长类学者珍·古德女士来台，不仅媒体大肆报道，募到相当的款额，并且在台湾迅速成立了珍·古德保育协会。

我多么期待这种自然保育热潮，以及这种对远方动物和学者的尊重和热情，同样会发生在自己的国人身上。但我刻意冷然观察、思索后，有着相当程度的无奈。

恕我以狭隘之本土观点斗胆直言，对我而言，支持珍·古德或许是一种权利，帮助沈振中的黑鸢计划却是一种义务；一种对土地的认同。

谁能够帮助沈振中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有没有企业和厂商愿意赞助，让黑鸢计划绽露良好契机？

或者有其他入愿意加入他的行列，和他比翼远航？还是继续看着他孤独高飞，一如那些濒临灭绝的黑鸢！

寻找老鹰——自序

一九九三年八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基隆大武仑炮台古迹的壕沟上架起二十五倍望远镜，往四处的棱线、高压电塔以及海面寻找老鹰的身影。

海面停着几艘等待进基隆港的大轮船，附近的小渔船则四处穿梭寻找鱼群。望远镜头扫过垃圾，垃圾就在水面上随着海流很自然地列成一队往同一方向飘去，几只凤头燕鸥偶尔停在垃圾堆里的木头或保丽龙上休息。此时，一只老鹰飞进镜头视野里，我转动望远镜开始跟着它移动。

它越过海岸边新建的海水游泳池，水泥池外围仍可见部分美丽礁岩的原貌，而原先底部的波浪岩层则被填土、加水泥盖成一座露天的水泥游泳池，商人预备用马达抽海水入池——所以叫“海水游泳池”。老鹰滑到澳底渔村的渔港上方，渔港堤防的一端活生生的被怪手敲掉一角，硬是用废土、水泥喷浆弄出一个像违建游艇码头。老鹰转向渔村的后山，再借气流盘旋而起，这一片山林原是村民

的重要水源地，现在却有一条快速道路正施工，绿色树林被挖出一条黄土大道，水源被截断，通往大武仑的一条小径也被崩塌的黄土掩没。

老鹰继续盘旋，再滑向它们秋冬聚集的山头，再转向外木山，我以二十五倍望远镜远远地跟着，看它消失在棱线下方，此时，镜头的远方正巧是和平岛那座砖红色的游客中心及一些电动设施，再过不久，外木山至澳底这一带的海岸也会那样的被只想好好赚一笔的人占据了……

一年半前，当我发现这里有一大群老鹰举行特有的黄昏聚集——“晚点名”时，心想，要花个五年的时间好好记录它们的生活、行为，没想到，第一个半年，我记录到老鹰小姐“叉翅”落难被狗追，经救起野放后却失踪；“白斑”被原住民施放的兽夹夹死。第二个半年，我看到的是海岸逐渐被开发、放生鹰“黑环”抢“浪先生”（白斑配偶）及“郝先生”（叉翅配偶）的巢以及它们的聚集栖地被挖成废土区；而第三个半年，我记的是快速道路从繁殖区边缘挖过以及浪先生及郝先生因配偶不足而发生同性交配行为。这一年半间，有时我会问自己，我到底看到了什么？我正在做什么？我也会问：为何是我遇见它们？又为何这么巧，偏偏就在一连串开发之前遇见它们？

大自然会选择时机吗？大自然会在适当的时机选择一个刚好正开始对天上飞过的鸟类产生兴趣而又想为自然做一点事的人来为它们的灭亡做记录吗？有时，会觉得我是被大自然安排的，我似乎是身不由己地在两年半前开始过

简朴生活，一个人从台北走到屏东，接着又一个人骑单车走北横、中横、新中横，并顺道一个人去拜访池有山、雪山、玉山等高山！大自然似乎在磨练一个人，训练一个人，好让他只需少许物质条件即可生活，可以一个人在山头枯坐好几个日子，有时甚至得一个人夜宿野外。半年后，好像训练结束了，大自然就发出一道命令：“这群老鹰就交给你了。”

于是，我就遇上它们了。自此之后，一股强大的驱力不断驱使我背起望远镜往山上、海边去记录它们，哪怕是大太阳、刮大风、下大雨……总有一个声音在那儿喊着，去吧，那儿会有事情要发生了。

那只老鹰由外木山折回，经过聚集的山头，转向玛鍊山——那个栖息区已被挖成废土区，一卡车一卡车的废土正费力地往山上开过去，激起滚滚黄尘，它在废土区转身往棱线滑去，偶尔冲入林中抓起昆虫，在空中咬掉鳞翅、吃了虫体。

那股驱力不断驱使我……一年半后，我竟然对自己说：比起老鹰一种物种的存亡，我只是台湾两千万人口中的一小份子而已，好吧，我就辞去教职，好好专心为它们留下珍贵的文字记录吧，即使我记的可能是它们的毁灭史。然后，我想到一件可笑的事情，就在我遇见这群老鹰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老鹰长什么样子，也根本不知道别人嘴中常提及的基隆港常有一群老鹰在飞翔这回事。我过去所有对老鹰的印象大概只是“老鹰抓小鸡”这个大多数人都